



找记者 上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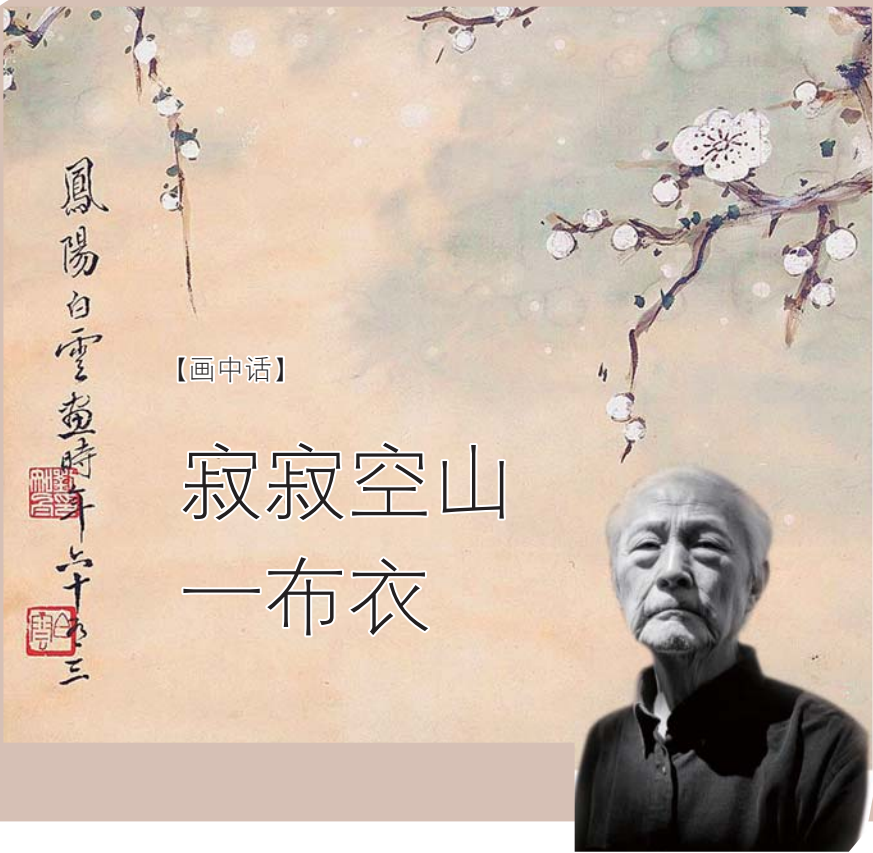
A13-14

齐鲁晚报

2021年1月18日
星期一

思
想
光
华
文
字
魅
力

□ 美编：陈明丽
□ 编辑：向平



【画中话】

寂寂空山一布衣

□ 薛原

刘知白(1915—2003)以山水画著称,被誉为中国当代山水画泼墨大家。其实他的写意花鸟画也独具一格,譬如他笔下的金鱼,寥寥几笔,浓淡晕染中造型生动韵味悠长。

之前我对刘知白这个名字一片空白。在朋友圈,几次见到刘知白的书画作品,对其人其画有了好奇,便在网络上搜索,对刘知白才有了一个大概印象。说句题外话,我对新事物往往很不敏感属于那种传统落伍的人,但对待网络生活,却从最初的排斥到逐渐的适应,再到今天的职业和读书生活若离开了网络已经不可想象。另外,我家里的藏书在普通读者里算是比较多的,从少年时代开始买书至今已四十多年,积攒的书超万册已绰绰有余,也养成了我只读自己家里藏书的习惯,不去公共图书馆查阅图书。这也决定了我阅读视野的局限,孤陋寡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网络阅读给了我打开视野的可能,朋友圈和微博也让我开阔了视野。对“刘知白”其人其画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例证。

网络上与刘知白相关的链接大多是人物介绍和对他的艺术的评价,但在这些人物介绍里却可以大体了解他的人生履历,而其中的一些片段也能反映他的人生选择和艺术上之所以如此的缘由。对于现代文人和画家的阅读,我有兴趣的往往就是这种人生的转折片段。或者说正是在这种转折的片段里,决定了人物后半生的走向和艺术上的选择。譬如刘知白的人生转折点就是在1949年时年34岁的他携家人定居贵阳——之前的刘知白一直四处漂泊依靠治印鬻画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不过,看到这段描述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在这段四处奔波的日子里,刘知白虽然艰难地维持家庭生活,抚养家中11个孩子,但是他仍然坚持苦读诗书,画笔不辍,练就了席地即书,钉壁则画的本领……他在这个时期共画有约两万件作品,从如今幸存下来的几幅画中,既可以看出他扎实的传统中国画功底,又可以看出他脱离了传统的羁绊,沿着古人的足迹走出自己大道的端倪。”之所以说不可思议,当然是今天的思维:才三十出头,他的家中居然要抚养11个孩子。

刘知白是安徽凤阳人,作为长子的他违背父亲的意愿,放弃掌管经营家中的资产,决意要走上绘画的道路。1933年他考入苏州美专国画系,毕业后曾回家乡教书,在抗战岁月里携家带口开始流亡生活……1942年,刘知白到广西全州,在全县大同中学任教,课余时间仍兼鬻书画。1944年,大同中学因战事疏散,刘知白又携家眷前往桂林,之后抵贵阳,再至重庆。到达重庆后,他还是靠治印鬻画维持生活。

1946年,抗战胜利,刘知白举家返回故乡凤阳,在凤阳中学任教。1948年,学校南迁,刘知白再度携家眷经上海过杭州,出江西入湖南,再回到广西全县,依然是治印鬻画。这是他定居贵阳前的经历。

刘知白举家前往贵阳定居后,以摆地摊刻字为生。1956年,刘知白加入了贵阳市刊刻社。1958年,他被调至贵阳市工艺美术厂担任美术设计师。1964年,他又被调至贵阳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国画室,这时候刘知白有了一个可以专心从事研究和创作的环境。“这个时期的作品,画风潇洒、笔势无定,已经从临习古人中脱胎而出,技艺也趋于成熟。”刘知白在1949年到1966年这段时期里,也就是从34岁到51岁这个阶段,他在贵阳已经是一位专业画家。

1970年春,55岁的刘知白和妻子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被下放到贵州省龙里县洗马河区乡下,租住在农民家中。在下放乡下的日子里,“刘知白多次往返于黔南、黔西,领略贵州山水不同地域的面貌,潜心研究着贵州山水的表现手法。缺少纸张,他就利用各种包装纸、烟盒及一切能用的纸来写生;缺少笔墨,他就用猪毛、野竹自制画笔,折柳枝烧成炭条,从桃林采桃胶配制胶水来调和墨色。短短两年间,他就积累了写生稿5000余张……”

1972年,刘知白和家人返回贵阳,恢复了原来的工作。1983年7月,刘知白在贵州省展览馆举办解放后第一次个人画展。1985年被聘为贵阳市书画院艺术顾问。2000年5月,贵阳市文联在贵州省博物馆为他举办了《刘知白中国画展》。从这几行简单的履历里,不难看出刘知白在贵阳书画界的地位和声望。但刘知白个人就像他这个名字的寓意“知白守黑”始终全暗自守。

晚年的刘知白是幸福的,“远离画坛,坚守着一种艺术的自由品格和独立思想。他生活在儿孙满堂的大家庭中,生活在众多的学生中间。他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他安心于自己的这个小圈子,不去理会外界的是是非非。”刘知白画了一辈子的画,就在临走前几个小时还泼完最后一点剩墨,搁下了画笔。冯其庸曾题诗称誉他:“神州自古多奇逸,寂寂空山一布衣。”

如果没有网络上的阅读,以我的阅读习惯,很可能还不知道刘知白其人其画,毕竟与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张大千和潘天寿等等相比,像刘知白这样的画家在当代美术史上也很难被专题介绍。但在现实生活里,像刘知白这样的画家却对当地的文化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很难了解这种距离自己遥远地域的画家,而网络时代则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局限,可以在瞬间搜寻打捞和重现已渐渐隐在历史烟云中的奇逸“布衣”风采……

【万物有灵】

老车亦老友

□ 许志杰

入冬的前一天,与之相伴17年,载着我躲过风雨冰雪,穿行黑夜明光,南北奔走12万公里的爱车,找到了自己的新主人。当我把车钥匙交给人家的时候,一种淡淡的忧伤涌上心来,17年的人车缘分,结下很深的情意,它已经作为家庭一员融进我们的日常。这17年我们家过来的很多事都有爱车在场,它是经历者,分享者,甚至是这个日新月异时代的见证者。交车的时候,为它拍了照,又合影留念,亦然与一位老友道别,送它去新家。

2003年,农历癸未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打乱了人们正常生活秩序,我就是那个时候学的车。好在我所住城市只有一位省外输入者,非典的紧张气氛并不浓,没有影响学车日程。当时的学车比现在简单不少,只有场地的倒桩和路考,但也需尽心竭力,不舍逾时,从颤颤巍巍,小心翼翼,到驾轻就熟,一举通过驾考,实际耗时两个周。驾照到手,只欠“宝马”了。

于我个人与家庭而言,本人离办公地只距区区半里,十分钟路程,似不需车,作为编辑又无采访要务。然夫人工作地离家较远,自行车和公交车都不便,又平时或过年过节回老家探视父母家人,实在需要一辆说走就走的私家车。于是,开始找车。

何为“找车”,其实就是看哪款车适合我们家庭,钱是第一位。十七年前我们能挣多少钱,过来人知晓,一个月两三千就算多的。忘了自己挣多少了,反正东凑西借,最后全家议政决出的意见是,上封顶20万,下保底15万。在这期间托人问,自己寻,看了全市仅有的几家4S店,总有高不成低不就之惑。这就是那年月我国汽车市场的基本状况,一个省会城市称得上4S店的车行没几家,可选车型也就那十几种。

17年倏然而过,此次再选新车,打开电脑,4S店哧地出来好几页,知道不知道的各种车型,长相多样,绝无时下齐刷刷的明星脸。全家再次议政,选最新车型,经济实惠,不重名号重实用,一致通过。第二天来到车行,交钱订车,半个月,所有手续办妥,开着新车回老家了。精彩的现实,浓重的历史,感知千变万换的汽车世界,恰似一江春水,前浪不赴,后浪不济,科技进步惠及百姓,斯乃社会发展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个时代翻天覆地把歌唱的真实速写。时代的变迁,令人慨叹,不换车不关注汽车市场,便不晓得过去17年汽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是如何嬗变的。

几天后,给老车过户,车牌业已卸下,裸车一辆,夫人还是老远就看到了,异常激动,像见了老友,快步向前,抚摸爱车。记得中介为旧车估价的这会儿,夫人一听报价,她自己后来说,差点上去暴打那人。爱车之情油然而生。老车虽是那个车型第一批原件组装,只是敌不过17年的岁月侵蚀和12万公里行程的颠簸,不得不忍痛割爱。车主载着我们平稳行驶,夫人如第一次坐这车,一路啧啧称道,甚至产生了后悔卖车的决定。我说车是用来服务于人的,不是供观瞻的文物,毕竟时间不饶车,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老朋友尚有聚有散,况一辆车乎。这些年给了爱车足够的关怀,定期4S店保养,买了车库,避风遮雨。当然,也感谢爱车对我们的佑护,一路走来从未添过多麻烦,安全行驶12万公里之多。为了这份纪念,新车保留了老车的牌照号,一来习惯了,熟记于心,如喊自己孩子的名那样上口。二来也是一个延续和想头,老车亦老友,不可舍而弃之。开新车回老家一趟,感受其操作灵力,在更迭如斯的行程里,没有恋旧,只有时新。

吾喜新念旧,作文记之。